

<<欢迎大家收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欢迎大家收看>>

13位ISBN编号：9787212032401

10位ISBN编号：7212032409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伟忠,王偉忠

页数：1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欢迎大家收看&gt;&gt;

## 前言

司机老王在驾驶座上，从无照驾驶到终于考到了驾照，讲了无数个故事，坐在驾驶旁边累积了数百公里里程数的我，没一次睡着，有的段子听了几百遍也没厌倦。

他看了电影《Big Fish》(大智若愚)，觉得讲得太像他爸爸和他自己，叫我非看不可。

电影看了让人很感动，但看完第一个反应是：这小子一路跟我讲的故事是不是都是这么近乎瞎掰的啊？

出版社寄给我他的书稿，里头的情节我大致烂熟。

我听过的故事没写进去的，大概还够出个大半本，但我善良地以为，没收进书里，一定不是篇幅不够，而是真假难辨、近乎幻想。

但光是书里证据确凿的故事，也足可想象王氏父子自己就是“前所未见”、“谁也抓不到的”、“说了太多故事自己也成为故事”的那一条大鱼。

说故事是一种天赋，瞎掰是一种本领，幻想自己能飞起来则需要一种打死不退的乐天精神，但是能把自己的快乐想象放进电视这个魔术盒子里，自娱娱人成为一种专业，写进电视史的重要一页，我们恐怕需要知道他的性格里还有没有别的配方。

首度曝光的原虫DNA认识王伟忠的第一天，不由得就想到了电影《星球大战》里的武士，血液里要有惊人的“原虫”含量，才能修炼成“原力”，但有了“原力”还能保持源源不绝的正面动力，就还得学习怎样面对和处理自己的“黑暗隋绪”，终能修成挥舞光剑的大师。

王伟忠终于公布了他的原虫DNA。

伟忠家的喜剧性格分外迷人。

母亲是生活巨浪中坚韧的舵手，父亲却是乐天善良的开心果。

我常以为伟忠的幽默戏仿的才华是“爸爸的儿子”，但你若仔细端详，中年过后的伟忠长得越来越像母亲。

这个家庭的人生观是“没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谁说这不也是底层生活的眷村最普遍的生活态度：“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但你若是读了这本书的前段，终于会了解，为什么这个调皮的王么儿能得到他翱翔想象的天空。

是一种对命运别无多求的豁达和眷村生活中浓浓人情的温暖，让他飞起来。

眷村是眷村人的故乡，多么奇怪的叙述，不是家乡却是家乡，多么不正确的时空，却又是多么真实、多么深情的眷恋。

你若曾为这个时代的动人真情落过泪，你必也会知晓无所着落仍有余温的一时一地之眷恋何以能有创作的力量。

王伟忠在他制造的电视笑声里，自问自答。

“大”过真实人生的电视人生电影里人生太远，电视又离得太近；电视是“一次过”的媒体，我们的人生也是，对电视里的内容甚至不会记得太久。

现代人的生活里少不了电视，但我们的人生里却不会有电视的位置。

只有两种人例外，第一种人我称之为“第一代的电视观众”，尤其是在孩童时代，经验过电锅、电冰箱、洗衣机的生活革命，电视突然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还改变了我们看到的生活和看待生活的方法。

有人还因此想要钻进那一个显像管里面，甚至把他的人生也投进去。

王伟忠背着眷村人生的包袱到了台北，竟成为第二种人：“吃电视饭的人”，简称“电视人”。

王伟忠的电视人生，常让我有某种错觉，“大”过他的真实人生；另一方面，他制作的电视节目，一个大大的人生自我又无所不在。

读过《水浒传》的人，最好也看过电视剧版，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剧中人物选角，完全呈现108条好汉头角峥嵘的造型想象，从李逵、宋江、浪子燕青到浪里白条，没有一个人物是你今天在台北东区街上习见的平板时尚男女。

套句王伟忠老爱说的行话，“不是妖魔不出活儿”。

而这王伟忠，也是妖魔。

<<欢迎大家收看>>

我早上才在球场上看他为了一个打坏的球，气得把球杆丢得“满山坪”，球童却都爱看他生气，像看一场秀一样乐呵呵地去捡回来；下午进了摄影棚，看一位女演员NG了6次，始终人不了戏，又气得脱下了鞋子扔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那女丑接住了鞋，放下鞋，开录，文不加点，喜感十足，一次OK。

现在新一代的电视人，已经绝少有王伟忠这样如工匠学徒出身的完整经历。

他熟透了所有的电视魔术，他的喜感创意，不择时不择地而出，“淹了”的“打沉”的创意经常比“红”了的节目更好笑。

对于电视制作的生活现实感，他别有体会，常说“电视不能高人两等，只能高人一等”。

你若对他的即兴点子没反应，他就再出一个；观众笑声不热，必须转身再来；还没反应，他就开始骂人。

他必须骂人，“干我们这一行，情绪要对”，“你不能让我憋着”。

他在笑骂之间收发自如的本事，无人能及。

在书里，他大谈创意学，就这一点没讲。

岛屿喧嚣，人心蹉跎，台湾地区电视媒体热闹蓬勃，但今年忘却去年，这一个十年不知上一个十年，时空上之断裂破碎，经营之无接续无关联，电视之“无史”，亦是怪奇；一如伟忠笔下镜头下的眷村，百万人之迁徙又迁徙，多少成长的记忆情感的紧系，眷村亦是“无史”。

王伟忠以一村一家一人之记忆书写自己的成长，时代的漂移，家国的深情，专业的体会，为他的眷村家园、他的电视人生留下记录，笑中有泪，既是他的私人历史，也是我们共同走过的时代痕迹，我珍而读之，珍而视之。

是为序。

(本文作者为台湾地区资深媒体人)

<<欢迎大家收看>>

内容概要

《欢迎大家看》让我们明白，不管如意或不如，我会扪心自问：“我是否身心健康？”不是妖魔不出活，能在一行有成就，一定要有些特色。  
保险单难免遇到抄袭，但无所谓，有些绝活是旁人学不到的。  
顺着天赋做事，逆者个性做人。  
失败也需要智慧，能吞下失败，消化成新养分，才有重新出发的动力。  
要懂得跟自己偷情，找到秘密花园宣泄情绪，才能够操持心灵的自由……

<<欢迎大家收看>>

#### 作者简介

王伟忠，祖籍北京，台湾地区文化大学毕业，金星制作总经理。  
18岁发誓要大家都认识他，23岁开始成名，现在制作有台湾地区最脍炙人口的十几档节目。  
有人说他的脑袋是印钞机，他说，他的“创意三宝”是：多看、多听、多读。

<<欢迎大家收看>>

书籍目录

序谁抓得到那条大鱼家人的话我的爸爸我的爸爸预告欢迎大家收看TAKE 1：眷村啊！

眷村眷村啊！

眷村我的父亲母亲被地震摇醒的童年眷村才是DIY始祖谁说海一定是蓝的！

少年的义气用冰豆浆治蛇毒第一次上台北当大家都长大了首度北京行TAKE2 打开伟忠电视史TAKE3 创意看门道采访后记

## &lt;&lt;欢迎大家收看&gt;&gt;

## 章节摘录

眷村啊！

眷村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这些年来，一直想拍部纪录片谈谈眷村。

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走访各地眷村真正着手进行拍摄计划也是在最近这两三年的事情，我跟工作人员走访了台湾地区各地较具规模的眷村，意外发现每个眷村的外观看起来几乎都一样，全都很像位于嘉义东门町空军建国二村的我家！

每个小区都有着类似的外形，黑色的屋瓦栉比鳞次，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二楼，狭窄的巷道，还一定会有条特别热闹的十字小巷，巷口有棵大榕树，树荫下随意放几张破了洞的藤椅，树旁还砌了个水泥石椅，好让各家妈妈杵在这个角落聊天交换“情报”。

这里的人不需要便利商店，因为不远处就有个热闹的小菜市场。

每个人都认识卖鱼、卖肉、卖锅碗瓢盆的老板，老板也都认识这些妈妈们，大大小小、吃吃喝喝全都在这里得到满足。

这里也不需要大楼管理员，在村子里进进出出、东跑西晃，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随时可以停下脚步聊聊天，随时看到陌生面孔都会主动问一声：“你找谁啊？”

一砖一瓦筑起人生记忆在不是我的村子里，却看到好熟悉的榕树、小巷，甚至连参差不齐的天际线都乱得几乎一样。

为何眷村不分南北，都呈现了这么类似的生活环境呢？

边走边问，深入研究后，才发现眷村的兴起与败落，都恰恰反映几十年间社会繁荣进步的足迹，以及老一辈的凋零速度。

眷村就像是个大蜂窝。

很多蜜蜂飞进飞出，哺育下一代，在有限的空间里筑出一格格蜂巢，滋养着蜂窝。

但随着花期结束，年轻的女王蜂移到别的花丛，组织了新的蜂窝，老的蜂窝渐渐干枯，蜜愈少，蜂离开的愈多。

于是有天“砰”的一声，整个蜂窝落到地上，结束了数十载热闹丰硕的岁月。

可能眷村外的人不太懂“眷村”的涵义，觉得这些人干吗守着老房子不走，房子又破又旧，快点翻盖新大楼，不就家家都可以买进卖出，大赚一笔、海捞一票？

但对建立眷村的父母亲这一代，还有在眷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来说，眷村不只是个小区，不是一块地皮，而是整段人生记忆。

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我记录下不少人的故事，而村子也用不会言语的一砖一瓦，说出了这五十多年来的故事。

随时准备返回老家一开始眷村只是个区域，房子都很简陋，只用竹片编成墙，糊上泥块，前胸贴后背地分配给军人及眷属使用，勉强就说是一个家。

房子很小，但前后都有空间，逐渐大家用竹篱笆搭起围墙。

《竹篱笆外的春天》这部电影说的就是眷村的生活。

那时人们都认为眷村只是个暂栖之所。

像邻居杨妈妈家就是一例，家里没床，全家打地铺。

每天晚上铺开褥子，盖着被子睡觉，早上起来，再把棉被跟褥子捆起来，随时准备扛了就走。

多年以后，他们知道老家回不去了，才决定做个床，代表真在这里落户了。

而每个眷村都可以看到的“破洞藤椅”也代表这样的心情，即使知道自己要在此地住一段时间，也没人在家里摆放法式家具，大都选择简单便宜的堪用品，藤椅最简便、便宜，就这样攻占了眷村。

眷村里除了空勤军官可以住独门独院的日式房子，其他人一开始都住简陋的泥糊竹编的小房子，小孩就在你家跟我家之间的竹篱笆穿梭，来去自如。

邮差寄信也不用放进信箱，喊个人名，自然有人从篱笆窟窿里伸手拿信，人人都走“极简”风格，因

## &lt;&lt;欢迎大家收看&gt;&gt;

为户户家徒四壁。

人无恒产无恒心，眷村就不是个恒产，住起来是自己的屋子，却又不像自家的财产，没人猜到会在此小屋长治久安，于是不会那么费心维护。

乱七八糟但又处处流露人情的改建而眷村之所以异常拥挤，是因为每家都在生孩子，加上日子久了，竹墙泥屋不堪使用，总要想办法安居乐业，于是各家发挥本领，或是请人，或是由无所不能的爸爸们朝前向后地增建，在院子上盖房间，或借旁边无主空地盖小屋。

很快的，竹篱笆全都改砌成砖墙，家与家之间的巷道因为砖墙外推而变窄，我家门前的小巷也就只剩两人宽。

但那时个头小，从不觉得巷子窄，只觉得家里院子很大，连院子里的扶桑树都巨大无比。

妈妈蹲在前院水沟边用洗衣板洗衣服，我则站在旁边看着扶桑树上蚂蚁搬家，看着、看着拿起粉笔在砖墙上画画，整天开开心心，像在天堂一样快乐。

接着小孩长大了，房间还是不够住，爸爸、妈妈天天商量着该怎么增建。

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院子里堆了水泥、沙子、砖块，闻着沙子带来的潮湿味，心情变得很兴奋，因为又会有新房间出现。

对小孩来说，“扩建”是富足的具体感受，全家一同静心期待房间早日完工。

眷村里南腔北调，就是少有机会讲闽南语，我家的墙壁与房间却都由村外不会说普通话的老黄砌盖而成。

老黄的泥水工很差，做出来的墙壁及门窗都是歪的，人人都说他的工不好，但家家户户都找他，因为他的价格最低，所以村子里的梁柱、门窗都呈现奇怪的角度，让人一望而知是“老黄做的”。

后来才发现这怪角度可是老黄的“独家专利”，因为只有他知道该怎么“以歪治歪”、“以斜补斜”，完工之后除了他，没人知道该怎么维修。

于是他年轻做到老，生意兴隆，甚至老到得了青光眼，还有接不完的工作。

后来平面没空地，前后院都盖满了房间，大家往上发展，自动加盖二楼。

上楼的楼梯长相也全部雷同，怎么简单、便宜，就怎么设计。

家家户户的楼梯踩起来都会嘎嘎响，陡得足以摔破屁股，但也没听人真摔过。

就这样，眷村经过一年一年的改建，改成后来乱七八糟，但又处处流露人情的怪样。

每间房子都有一段家族史接下来电视开播了，又带动了另一波流行，家家户户都在原本已经横七竖八的屋顶上架起电视天线。

谁第一个架起电视天线，谁就是大家公认的凯子，套句现在的用语就是“首富”。

每当电视播出期间，小孩子们早早卡好位，有的挤在凯子家门口，有的趴在窗口，整张脸紧紧贴在纱窗、纱门上朝内看，脸都轧出纱窗格子纹，大家心里都急得不得了，生怕错过播出时间。

偏偏屋内的人不急，还好整以暇地吃着晚餐，假装没人围观。

这可说是整个眷村一同参与的“真人秀”，剧名叫做《凯子家的晚餐与村子的第一台电视机》。

诸如此类的眷村故事说上一年都说不完，而每间房子就像一本本书，用一砖一瓦记载着居住其中的家族史。

若能再度回到狭窄的老家里，我可以说出每个角落的故事。

像二楼的房间是为了姐姐的女儿——我们家的第三代回家跟我爸妈住——才用木头另外加盖出来。

而另一间屋的墙壁，用的是老土房子拆掉后留下的废土，整理整理和上水又抹回墙上，强度当然比不上水泥跟沙子。

小时候在墙上抠了好几个洞，整天没事就偷看隔壁房间在做什么。

每回看到这些小洞，都会想起很多好笑又神秘的记忆。

这么多年下来，老黄的工还是奇差无比，却成了眷村的守护天使，哪家破了，修哪家。

后来他过世了，没人知道该怎么以歪治歪，以斜挡斜。

眷村也渐渐失去了活力，进入凋敝期，四处可见破瓦、残窗。

有些眷村爸爸撑着一把老骨头，自己登上梯子修门补窗，但不久之后爸爸们都过世，留下独守家园的老媪或年幼的孙儿，再也没人有能力维护这倾颓的家园，只能眼睁睁看着屋子漏水、渐渐破败。

有些老妈妈投奔儿女另外购置的新屋，或跟着子女去往各地。

## &lt;&lt;欢迎大家收看&gt;&gt;

有些还是眷恋着眷村的一景一物，凑合凑合继续住，而且住得怡然自得。

因为左邻右舍年纪相仿，这么多年下来早就亲如姐妹，可以串串门子，聚在巷口聊天、打发时间；中餐晚餐时间到了，就走到不远的小菜市场买买菜，自己随便煮煮。

对这些老妈妈来说，近邻就是血亲。

不过，大多数的眷村妈妈也经历了寂寞的空巢期。

小孩离开之后，连孙子都离开了，家里空、闷得慌，整天没事可做。

后来眷村决定改建，住户们都抽签分配新住宅，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愈来愈少了。

欢送昨日的眷村在眷村拆除前一年的农历新年，我发出通知请老邻居号召自家儿女回眷村，大家一起举办同乐会，欢送陪了我们一辈子的眷村走入历史，也让大家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重新团圆，把握机会，让离开的、没离开的、先来的、后到的，都聚在一起好好看看彼此。

那晚来了好多人，小时候好熟的朋友，多年不见，再见面感觉有点生疏，但想到童年，却又清晰如昨。

。

当年打架的、放鞭炮的、打棒球的、打破窗户的、偷钱的、挨打的、偷抽烟的，种种好笑或好糗的记忆都还在，只要提个头：“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嘉义七虎少棒输了……”另一个就说：“对啊！

那时候我们一起去丢石头……”仿佛谈的都是昨天才刚做过的坏事。

听着大家在舞台上唱民歌“欢锣喜鼓咚得隆咚锵”，还有些眷村大姐上台唱以前学会的英文歌，小巷挂满了喜庆的红灯笼，眷村就像回光返照一样，有了最热闹的结束。

在眷村拆除后，我带着太太、女儿跟妈妈一同回到老家。

这里已经找不到高挂在主要通路上的大喇叭，没有村长广播提醒大家投票。

老家没留下只砖片瓦，竟然完全从地表上消失了，自然也找不着过去各种DIY的痕迹。

我以邻居残留的老房子当坐标，勉强从地面上的瓷砖花色找到了老家，妈妈站在上面，眼眶都红了。

虽然景物全非，但这破巷子、破房子就像我的娘胎一样，深深刻在眼下、记在心底。

后来我拿着眷村巷口的照片，请最精于描绘台湾地区风景的本土画家杨兴生画出我记忆中的巷口，让这份永恒的回忆一代一代传下去。

纪录片完成之后，命名为《伟忠妈妈的眷村》，说的是我生长的眷村故事，实际上，也是所有眷村的故事。

1992年4月5日爸爸过世，封棺之前，我心目中老派、传统的妈妈在众多亲友面前，对着爸爸额头轻轻留下一吻……大学时期想交女朋友，但我只是个穷大学生，拿什么追女孩？

幸好那时候有个朋友正在帮某栋阳明山别墅找管理员，于是白告奋勇。

拿到了别墅的钥匙，接下来就打着“王少祖”的名号在外面认识女孩，当然不久之后就被踢爆真相。

交女朋友成功与否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这是一门“恋爱创意学”，如何透过创意让恋情发生，是每个人都该学习的智慧。

而我恋爱创意学的导师就是爸爸，因为，当年妈妈也是爸爸用创意“唬”来的！

爸爸开F机爷爷在爸爸还年幼时就过世了，于是爸爸从14岁开始工作，好为家庭增加收入。

当时北京被日本人占据，他在日本人开的汽车机械厂当学徒，想习得一技之长。

那时爸爸才十四五岁，旁人嫌他个小不能开车，因为坐在驾驶座上，脚尖居然够不着汽车踏板，怎么可能开车上路！

不过爸爸不肯认输，他在脚底绑了个盒子，半站半蹲在庞大的驾驶座上操作自如。

有个日本技师看到了他的拼劲，被他感动了，毫不藏私地传授他相关开车与修车的技术。

日本战败投降后，爸爸的日本同事们都被遣返，整间汽车厂的员工归入军队体系。

爸爸还不满18，就糊里糊涂从修汽车的小学徒，成了帮空军维修车辆的机械小兵，在空军的车辆调度场里工作。

当时空军社会地位很高。

一般老百姓见到空军，就像现在看到高科技新贵一样崇拜。

爸爸身高172厘米，不算太高，身材是北京人喜爱的圆呼呼“四喜样”，虽然隶属空军但没开过飞机，不过他从来不会放弃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比方：“你在哪里高就？

## &lt;&lt;欢迎大家收看&gt;&gt;

” “在空军！”

” “哇！”

真优秀！

在哪个单位？

” “开F机的。”

” “哇！”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 这个“F机”可非要说得特别含混不清、迅速带过，乍听之下像是“开飞机”，因为凡人听到“开飞机”，自然会认为对方“开飞机”，但若有人不识相或是太耳背，多问两句，爸爸就破功了！

“啊？”

开什么机？

” “开F机……” “什么机？”

” “开F……发电机……”（就是开车的。）

）我是军阀之后很快的，在空军开发电机的爸爸在北京遇到梦中情人，我的妈妈。

妈妈是河南洛阳人，姓孙。

孙家在河南被当成土匪大户，因为家族中出了个大军阀孙殿英。

他从流氓、土匪一路“升级”成了大军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很具争议性的角色，因为他抢先挖开慈禧太后的陵寝，拿走许多宝贝。

后代的历史学家写到孙殿英，都会提到这段金光闪闪、价值连城的盗墓举动。

孙家的年轻人几乎都当军人，像我外公的兄弟们很年轻就当上军长、团长。

同辈都以兄弟相称，所以妈妈也喊孙殿英“大爷”，因为他是孙家带头的大哥，按照辈分我也应该喊他一声“大爷爷”。

很少人知道我与大爷爷的关系，毕竟“军阀”已经是太久以前的故事。

但在我担任制作人之后，有时会为了工作大发脾气，体内到处爆窜的怒火倒是提醒了我有个土匪军阀出身的长辈，只是我再生气，也不能像大爷爷拿起绑着红色小布条的“盒子炮”，毙了工作伙伴。

这是后话，请容我再度回到妈妈还是少女的那个时代。

洛阳分家之后，裹着小脚的姥姥带着妈妈，舅姥姥带着表舅，四人离开洛阳来到北京落户，第一步就先拿些积蓄，置了房产出租。

而家中的闺女，也就是我妈，那时刚刚小学毕业，就负责跑腿收租。

在舅姥姥不幸过世之后，姥姥照顾表舅宛如亲娘，表舅跟我妈就像是亲兄弟姐妹一样，不分彼此。

那时的生活不算太富裕，但家里有口箱子，里面有拿不完的钞票，也让表舅沾染了出手大方的纨绔子弟习气，几年下来陆陆续续卖掉了家中的房产，资产所剩不多。

尽管不富有，老北京常说最舒适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贵，只要“石榴、池塘、胖丫头”，即是绝品。在胡同里有座小小的四合院，庭院中养一池金鱼，种株遮荫、开花又结果的石榴，养只小肥狗在院子里东跑跑西跑跑，听见门外小贩叫卖的声音，就差个胖丫头去买点驴打滚、豌豆黄吃吃，日子真是快活。

而我妈家里虽没胖丫头可使唤，倒也过得惬意安稳。

妈妈平日就在定居落户的豆芽菜胡同附近跑进跑出，豆芽菜胡同在北京城西，爸爸的老家也在西城，跑来跑去总会遇到我妈，就对我妈滋生了情愫。

爸爸追女孩的妙招妈妈常说爸爸爱对她“使坏”。

爸爸非常喜欢逗我妈，没事就说笑话让她哈哈笑，或是拉着她去散步，这习惯打小到老都没变。

爸爸“使坏”，当然要靠自己的空军背景。

当时他的班长是王大夫（“王大大”不是他的真名，只是我们对他的称呼。

“太大”是北方人喊爸爸的哥哥，也就是“大伯”的意思），王大大是很老实的天津人，明明是我爸的班长，却乐于配合我爸“吹牛”。

爸爸跟他约好某一天在紫禁城旁的红楼戏院，只要看到我爸出现，就要如此这般那天，爸爸带着妈妈散步来到红楼戏院，爸爸穿着空军制服，脖子还打上一条自己用空军报废的降落伞裁制的围巾，看起

## &lt;&lt;欢迎大家收看&gt;&gt;

来真帅。

穿着军装的王大大老远看到这一对，立刻举手敬礼，对着小兵爸爸大喊：“班长好！”

”爸爸很镇静地点头回应，这下妈妈可深信不疑，身边这个爱使坏的男生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长官”呢！

在这样散步、聊天的“使坏”之下，爸爸跟妈妈愈来愈熟，后来妈妈渐渐知道爸爸是开发电机的小兵，不是开飞机的班长，但两人感情好，相关细节也就概括承受。

后来我奶奶请了六爷爷陪同，上我妈家提亲。

奶奶对着姥姥说：“我有一双眼睛，你有一双眼睛，你家的女儿到我家，我不会让她吃亏，你会看到我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

”就这样小两口在双方家长同意之下互许终身。

总司令与士官长始终携手后来母亲随着父亲到了青岛，搭上渡轮过台湾海峡，来到嘉义。

安顿之后写了封信给北京家里报平安，信上的地址让舅舅循线找来，找到妈妈。

他们两人是偌大家族在台湾地区安身立命的血脉，此后与北京家里断了通讯，一别数十年。

1987年5月开放赴大陆探亲，次年7月，母亲立刻收拾行李，重返北京。

见着了姥姥，姥姥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一玩，可玩了40年啊！”

”但这40年过得也不容易，因为妈妈到台湾地区还不满16岁，已经怀上我大姐。

她脸皮薄，觉得自己年龄太小就当妈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总虚报岁数，不满16就说自己已经18，在嘉义的眷村里，跟着当年还不满20的丈夫一同组织家庭。

妈妈喊隔壁的张妈妈都喊张阿姨，所以我们跟着喊张奶奶，成了眷村里辈分最小的一辈。

爸爸很疼妈妈，身为士官长的他总是称呼我妈“总司令”，两人靠着军人微薄的薪俸养大了一大家子人。

我妈极为敬重爸爸，她很心疼爸爸一肩扛起照顾一家大小的重担，总是带着遗憾的语气说，如果爸爸当年有机会可以多读书，凭着他的脑袋瓜儿，绝对有一番大事业。

爸爸跟妈妈的感情在他们那个年代是少见的亲密，自由恋爱又早婚，两人感情始终很好。

1992年4月5日爸爸过世，封棺之前，我心目中老派、传统的妈妈在众多亲友面前，对着爸爸额头轻轻留下一吻。

这一吻带给我无比震撼，这是多么纯粹的浪漫、多么切实的爱隋，从年轻到老，总司令与士官长始终携手。

2004年眷村改建，妈妈离开东门町的老屋时，拆下了旧门牌，贴在新家自个儿卧室门外，她说：“这样，你爸回来还找得到路。

”而房间里除了摆着嘉义老家的照片，妈还贴着一张我从北京给她带回来的四四方方的老北京地图。

在胡同与胡同之间，按图追忆爸爸如何“使坏”的片段，回味的着永不褪色的青春。

## &lt;&lt;欢迎大家收看&gt;&gt;

## 后记

原来他不只是个好玩的人相信许多人跟我一样，喜欢看他制作的节目消灭无聊，顺便找找明天上班上课的聊天话题。

比寻常人幸运的是我挺早就藉由采访认识他，跟着大家一同喊他“伟忠哥”，久了之后，还真觉得与我同宗的他像个哥哥，很亲切又有趣，每次记者会或是餐叙场合只要有他，总能让大家笑到嘴酸肚痛，绝无冷场。

在这些嘻嘻哈哈之外，我还曾随着他们夫妻俩造访他口中津津乐道的嘉义眷村、穿梭在巷弄间，停在一小屋前，原来就是他家。

这屋有道小小的门，他的身材几乎比门还要高，真没想到就在这小屋里，养出了让全世界华人哈哈大笑的王伟忠，可惜眷村已经拆除，不然现在小屋门口应该会贴个牌子写着“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在这里出生”。

21世纪开端退出新闻界后，鲜少机会与他碰面，还是习惯看《康熙来了》、《国光帮帮忙》等去忧解闷。

2006年8月，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这个写作计画，热爱听故事的我简直乐坏了，立刻排出时间表，每周一次听他说着过去五十年来的精彩。

每周四见面的两个小时当中，伟忠哥会挖出些心、剖出些肺来让我窥窥瞧瞧，这才发现过去我对他的认识还真“媒体”，浅浅的仅及於表面，原来他不只是个很好笑的人。

从他口中我认识了相爱至深的王伯伯与王妈妈、看到了七岁上台的他、十八岁在阳明山上许下壮志豪情的他、刚开始表现却惨遭冷冻的他、怕老虎的他、爱妻爱子的他，还有爱骂髒话的他。

我像个旁观者，看着他如何从许下“让家家户户都认识我”心愿的大一新生，变成现在年产数千小时电视节目的知名人士，很难想像一切都是由一个小茶杯盖、一艘破船、一个猪肉摊开始，织成了这个巨大无比的王伟忠的世界。

我也透过他的眼睛重新认识幕前的知名艺人及幕后的工作者，他形容人的个性极精准，像某位不宜指名道姓的人士在他眼中是位“请了满屋子客人，但每个客人都不知道自己眼前这杯子里的水，到底是冷还是热”，真是淋漓尽致。

而我们访谈内容是书中收录篇章的数倍之多，许多往事已成云烟不想重提，更多事件是他考虑诸多因素，忍痛割舍，从中也让我认识到他火爆之下的细腻，难怪能够在这个机关算尽的行业中屹立三十余年。

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访谈发生在某个令他元气大伤的新闻事件之后，以为他会气急败坏、急怒攻心，但他没有，只是抱尊石雕小佛、疲惫的靠在沙发上，摸摸小佛脑袋，抹着小佛的嘴角说，“奇怪，怎麽不会笑了？”

甚至还有闲情模仿前几天在高球场上遇到的某人，把那小眉小眼等着看人出丑的怪样演得活灵活现。

过去像个地雷一样、一踩就爆的伟忠哥，果然不太一样了。

在这长达九个月的写作过程中，我也亲眼见着他认真的一面，每天早上送小孩上学、晚上回家吃饭，工作有空档就运动，简直像个奉公守法的公务员。

虽然已经身为制作界天王(他一定会要求我去掉“天王”二字、改成“制作人”)，每天还是跟“大闷锅”的制作班底开会，逐字推敲着当天的主题，不会因为节目已经运作顺畅而放松要求。

问他怎麽还这麽辛苦，他说：“没事可做才苦！”

虽然节目的光环都笼罩在他身上，但他不愿意如此，初稿中许多篇章我都写着“於是我决定……”、“我不喜欢重复旁人做过的事情”，等等“我”做的事情，他都希望改成“我们”，他觉得节目是团队成果，任何事情都是集体合作，虽然实际上由“我”主导，但要“我们”才能让节目完成。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生活哲学，也在拼拼凑凑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他口中的“快乐”，因为当书稿完成，代表这九个月的摸摸索索终于有了成果，我也能开开心心的拎着包包去旅行，体会那努力之后，“云山出岫”、“蜻蜓飞舞”、“期末考结束”般的快乐了。

<<欢迎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还有哪个电视人像王伟忠一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  
再平凡的小人物都可以被他塑造成大明星。  
还有哪个电视人像王伟忠这么有活了？  
做了30年的节目，至今还不断给台湾电视圈带来新刺激。  
-- 《北京青年周刊》

<<欢迎大家收看>>

编辑推荐

《欢迎大家看》每段都值得好好读，因为很有趣，又让人感动。

<<欢迎大家收看>>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